

“旋转门”背后的美国“权力密码”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被美国媒体冠名“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卸任后有了新去处——加入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与他相似,不少下台的特朗普政府高官都迅速完成了在各个私营部门的再就业。这种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的“旋转门”现象,已演变成美国权力关系网中司空见惯的政治生态,折射出金钱与权力日益密切的勾连。

“权力精英”

美国政府高官离职后常常利用在工作中搭建的关系网,在企业、律师事务所、智库以及其他机构找到薪水丰厚或具有影响力的职位,或者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等。与此同时,商业巨头以及利益集团也经常向美国政府输送高官,从而得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这种“旋转门”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任国务卿蒂勒森直接从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位置上“旋转”而来;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军工企业

雷神公司高管……

离职后的高官们也比较容易找到“优质归宿”。有美国媒体透露,埃斯珀或加入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或重返雷神公司。曾在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担任要职的詹姆斯·克拉珀在2006年离职后曾在一家国安咨询公司担任高管,同时还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其中有几家与他此前任职的政府部门有合同关系。奥巴马政府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过去曾就职于知名律师事务所,离开政府后则成为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会成员。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担任防长前也曾任包括雪铁龙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任董事。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将这些进出“旋转门”的人称为美国的“权力精英”。他指出,这些人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关键位置,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相互紧密联系,掌握着决策的权力。

权钱交易

在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与金钱

密不可分。联邦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勾连只隔着一扇“旋转门”,这已成为当下美国政治的常态,也让更多的金主、财阀趋之若鹜,积极利用这一机制影响政府决策并衍生出庞大的政治游说力量。据美国媒体统计,有约半数的离任国会议员都在华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谋得职位。

“华盛顿的议员们都是给华尔街打工的,他们的竞选资金来自华尔街,他们对华尔街和K街上的游说大佬俯首听命。”美国知名导演迈克尔·穆尔这样说。

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发布报告指出,“旋转门”现象在美国金融领域非常明显,这导致监管宽松,成为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不只是华尔街,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无不用尽浑身解数在政府中寻找和安插代言人。据路透社披露,谷歌、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意图在美国政府的“关键职位”上安插自己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包括上

述三家公司在内的7家顶级科技公司2020年共花费超过6500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以应对反垄断审查和监管。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夫·科尔在《私人帝国:埃克森美孚和美国权力》一书中写道,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游说活动规模在华盛顿名列前茅,与大约20名前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和议员助手等签订合同。“这家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事实上有着自己的外交政策。”

“旋转门”让美国政坛逐渐变成腐败土壤,这也体现在总统赦免权的滥用上。特朗普在任内最后一天发布了一系列有争议的赦免和减刑令。《华尔街日报》说,在这份100多人的名单中,只有18人得到司法部认可,名单中满是政治盟友、家族密友和筹款人等,更不乏一些游说者。

《今日美国报》指出,总统赦免权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然而实际上却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治利益交换,这“只是另一种腐败途径”。

(接上期)

面前高楼林立,灯火璀璨,小白车驶进街巷,收敛洒脱的野性,踏着绅士的节奏,舒缓地走。我滑下车窗玻璃,任由种种新奇迷人声音滑进来。刀郎的歌,犹如一股大漠风沙迎面扑来,沙哑的嗓音,有种原始的血色。正唱到最好处:

“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为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

新疆民歌,载歌载舞的节奏,在缭绕的油烟中旋转别样的旋律。馋人的羊肉串香味,缠绕着新疆孜然调料独特的香气,这一对要命的天然“情侣”,浑然天成的世间美味。我几近枯竭的嗅觉和味蕾,在这熟悉的香味中复活。在我居住的豫东小城,回族小街上终年不衰的羊肉串香气,滋养我半生。

我的脑袋被美声美味牵扯到车窗外,芳草湖一条小街两边,各色食品摆成一条诱人的湖,维吾尔族小花帽在河流中盛开,他们在烟雾缭绕的香气里各自忙活,手脚和表情契合音乐的节拍,不加掩饰的真实和生动。

我说:“下车,咱们吃新疆特色小吃。”

刘明说:“已经让朋友订好了一家清真饭店,大包间,环境不错。”

我下车,指着路边一家清真小店说:“大包间不去,就这里了。”

戴白帽的老板把我们引进里面的小屋,五个人围着

圆桌坐下,淡黄色茶水在白瓷茶碗里飘散着白烟。

房明说:“你来的那天我去总部了,第二天正开会,刘明发来一个短信,说咱周口老家来了一个作家大姐,现在在二十八连张立家。散会后,我俩就商量着给大姐你接风,谁知你几天没回来。”

刘明说:“是啊,大姐。张书记每次到餐厅吃饭都问起你,说怎么不见阿慧老师来吃饭?还让我和张干事去找你。”

我说:“我真有福气,净遇见好人。”就把这几天和周口姐妹相处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因为大姐你是好人!”刘明望着我说。

正说着,菜来了,四菜一汤。只是这菜盘有点大,大得像托盘,把餐桌占得满满的。想起来新疆的第一晚,买社长招待我时,那餐盘和这一般大。

我说:“菜盘这么大,一盘顶两盘,新疆人真实在。”

刘明说:“大姐,这馕包肉、烧野兔、煨炒鸡、炒羊肉,都是新疆回族特色菜,你尝尝看。”

我尝了一个盘子里的菜,就忍不住把那三盘都尝了。半个多月来,我连咸菜都没得吃了,睡梦里都想吃大餐。可是,面前的大餐我只尝了几口,就感觉吃饱了,胃口好像对这些美食认生了,不热情接纳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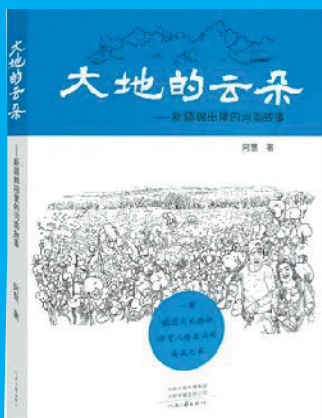
我放下筷子喝茶水,见房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明也放下了筷子,点燃一支烟。他吐出一股烟,才想起旁边的我,赶紧寻找烟灰缸。

我说:“不要紧,你尽管抽,自家人。”

我示意刘明他们抽,说:“咱们姐弟几个,今儿有缘坐一起,别拘束,像家人一样说话。”

十九朵花

“兵团男”房明、刘明

房明,男,34岁,新湖农场六场二十八连指导员,祖籍沈丘县。

刘明,男,29岁,新湖农场六场三十连连长,祖籍淮阳县。

房明说:“看见大姐你,我就想起了沈丘刘庄店的家人,虽然爷爷奶奶都去世了,但叔叔大娘姑妈们都还在。至今,爷爷奶奶坟墓后边,还给我爸妈留着穴位,可是我爸妈永远回不到老家了。”

房明眼里晶亮的水色一闪,他连忙低头深吸一口烟。刘明也点着一支烟,说:“房书记不在两年了。”

房明点点头,胳膊伏在桌边上,说:“我父亲1972年来新疆,到2012年生病去世,整整40年。他当时是为了跳出农村,没想到却在新疆兵团当了一辈子农民。这期间他只回过三次家,最后一次是送走我爷爷。爷爷临终前说,‘俺把俺儿舍给边疆了,拉也拉不回来了。’我父亲去世前,安排我说,‘你一定要替我回老家看看,给你爷爷奶奶上个坟,磕个头。’我记忆里从来没有爷爷奶奶,从出生就没有见过他

们二老,也因为路途太远交通不便,还因为我父亲工作太忙,没时间带我和妹妹回老家。”

“去年春节前,我去坟地祭拜父亲,站在坟墓旁,想起父亲的话,心里像塞了一块大石头。回到家就收拾东西,开着小车上了路,导航仪直接指向沈丘刘庄店老家。一路上,我情绪饱满,像当兵时那样,去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一项特殊使命。夜间,我不停开车行走,一个人忍受劳累和孤独。走着走着,我感觉,我和车变成了一个大铁块,被前方的大磁铁吸引着走。大姐,那车在高速公路上自动向前滑行,那感觉就像在溜冰,真的很神奇。”

我却担心着他那时的安全,随后我知道,房明一路很顺利。

他说:“那是一次难忘的旅途,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除夕夜。我像一只小小的甲壳虫,在无人的高速公路上爬行,手机里春晚的歌声更增添了孤独。下了高速公路,导航仪提醒我,‘下一站,沈丘县城’。我知道,脚下就是我父亲的家乡了。40年前,16岁的父亲,从这儿出发,到了人烟稀少的新疆大漠。高楼,车辆,灯光,行人多了起来,路上有人燃放鞭炮,噼里啪啦,追着我的车屁股响。家乡的人们正在迎接春节的到来,顺便把归乡的我给迎接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